

# 家长式领导下的爱与责任：传统教育的不足

周之鹏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DOI:10.12238/er.v7i11.5576

**摘要：**加强家庭建设、养成良好家风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任务。家庭教育是人生的起点，也是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基础。近年来，许多父母未能履行教养职责，导致教育困境。此外，受传统儒学影响，中国式家长在家庭教育中一意孤行，缺乏专业知识，教养观念陈旧，施教方式粗暴，导致亲子关系紧张。家长式领导中的纪律性、权威性与仁慈性在中国家庭教育中有相似表现。新时代呼唤新的家庭教育价值观，为家长提供教育思路的转变，注入新的视野。

**关键词：**家庭教育；中国式家长；家长式领导；亲子关系；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Love and Responsibility under Parental Leadership: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Zhipeng Zho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trengthening family building and cultivating good family traditions are essential tasks in promo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life and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for school and soci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many parents have failed to fulfill their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leading to various educational challenges. Additional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onfucian values, Chinese parents often impose their educational belief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ir children's needs, lack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relying on outdated and rigid teaching methods, which exacerbates parent-child tens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al leadership—discipline, authority, and benevolence—also manifest in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The new era calls for a renewed perspective on family education, offering parents new insights and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ir educational practices.

**Keywords:** Family education; Chinese parents; Parental leadership;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 引言

在家长式领导的视角下，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常以“居高临下”的方式进行，导致父母与子女关系不对等，亲子关系疏离，进而引发教育问题。父母往往以领导者的态度安排子女的生活和人生规划，甚至将子女视为生命的延续，寄予过高期望，这种教育观念忽视了孩子的个体能动性，剥夺了他们选择生活的权利，导致责任与爱的迷失。许多家长未意识到自己的义务与责任，造成父母付出与子女回应之间的错位。责任与爱的失衡在家长式领导的影响下，使家庭教育问题愈发严重。我们应直面这些问题，更新家庭教育理念，明确爱与责任的边界，并在进步的时代中审视和改进教育方式，避免重蹈旧式教育的覆辙，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进步。

## 一、家长式领导的内涵及特征

家长式领导体现了中国商业组织中的家长制传统，不仅指导工作，还关心下属的私人生活。Farh 和 Cheng 将其定义

为一种结合强有力纪律与威权、父亲般仁慈及道德廉洁的领导形式，主要包含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和道德领导三个维度。威权领导强调权力和控制，要求下属无条件服从；仁慈领导则关心下属的个人与家庭幸福；道德领导通过展现个人美德获得下属尊重与支持。家长式领导的效能依赖于下属的反应，如果下属不表现出顺从、感恩和效法，家长式领导的效能将受到影响<sup>[2]</sup>。

家长式领导的基本特征包括纪律性、权威性和仁慈性。纪律性指管理程序的规范和系统化；权威性则指管理者的独裁倾向，策划和执行都处于主导地位；仁慈性则体现管理者对下属的全面关怀，以及表现出个人美德、自律和无私等品质。

## 二、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的主要困境

### （一）隔代教育问题

“中国式隔代抚育”指的是年轻父母因工作压力将抚育

职责转移给祖辈，这种现象在缓解育儿压力的同时，也引发了代际矛盾，对儿童、家庭乃至社会关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许多家庭将教育责任交给祖辈。然而，祖辈的教育理念往往简单粗暴，认为教育应从孩子入学开始，这显然是不妥的。隔代抚育还可能导致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亲疏嫌隙，在成长过程中缺失父母的陪伴，使孩子在人格发育上出现问题，如敏感、自卑、怯懦等。隔代的爱无法替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曾提到，孩子在道德培养中首先需要感受到对母亲的爱，才能形成健全的道德观念。父母爱的缺失会在孩子心中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

### （二）亲子交流时间少

亲子交流时间少的深层原因在于经济和文化因素。经济方面，许多家长为了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教育资源，牺牲了陪伴孩子的时间，误以为这种付出能换来孩子的感激，殊不知缺乏的亲子交流会让孩子心中留下疤痕。文化方面，尽管父母在家，但他们常因疲劳而沉迷于手机、追剧、游戏，忽视了与孩子的交流，甚至完全依赖智能工具进行情感沟通和学习辅导，使家庭关系变得冷漠。

许多家长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必须为了孩子的教育和生活条件努力赚钱，甚至外出打工；另一方面，孩子在成长关键期需要更多的陪伴。家长往往忽视夫妻情感建设和家庭功能，只关注孩子的教育和物质需求。家长应平衡家庭经济功能与教育功能，既不能忽视孩子的教育，也要认识到教育投入的收益有限，避免过度强调“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

### （三）父母的攀比心理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家长的攀比心理尤为显著，特别是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排名上。这种攀比心理多见于农民和工人阶层，他们将孩子的教育视为阶层跨越的唯一途径，过度关注成绩和排名。一旦孩子未达到预期，便开始与“别人家的孩子”比较，这种教育方式往往导致孩子成年后出现自卑、敏感、懦弱等问题。

许多家长将教育视为“生意”，以分数为衡量标准，甚至用分数评价学校和教师。这种病态的育人理念和教育目标，使家庭教育失去了真正教化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都被统一的教育目标束缚，导致教育“千篇一律”。然而，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教育的目的是促进生命成长而非单纯追求成功。家庭教育应尊重个体差异，挖掘孩子的独特性，提供个性化教育方案。教育更像农业，需要爱与关怀，而无休止的比较则是有害的毒药。

### （四）家长缺乏学习和反思的意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方式也需要不断更新和进步。然

而，许多传统家长认为教育孩子只是依赖人生经验，不重视科学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他们往往以旧时的教育方法对待现代儿童，忽视了时代的变化。这种滞后的教育观念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提醒家长应对教育持谨慎态度。

为了孩子的长足发展，家长应反思如何提升孩子的学业和道德品质，并培养他们的反思意识和自我认知。不同学业状况的学生需要不同的教育方法。对于中等生，家长应帮助他们夯实基础、培养良好习惯，并给予情感激励。对于学困生，家长应通过实践活动和多角度的鼓励，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家长应积极与学校和教师合作，及时更新教育观念和方法，综合实施教育。杜威强调，教育应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改造和适应，保守的教育方式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本质也应与时俱进。

### （五）父教的缺失

父教指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与影响，涵盖了父亲应承担的教育职责和对子女的教育活动。父教缺失并非指父亲角色的完全缺乏，而是指父亲在家庭教育中作用的不足。良好的家庭教育应是父母共同参与，而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角色分工。然而，在中国传统家庭中，许多父亲将家庭教育完全交给母亲，自己专注于外部事务，忽视了自身在子女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教的引导。

## 三、家长式领导化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 （一）纪律性的体现：“好孩子”的执念

家长式领导的纪律性与中国传统家长对“好孩子”的执念相呼应。家长认为“好孩子”应吃苦耐劳、刻苦学习、尊敬父母、乖巧听话。“懂事”的孩子常被家长和教师认可，然而，这种“听话”教育却导致孩子失去自我、缺乏主见，过早成熟。家长的急功近利导致孩子承受过大压力，尽管“双减”政策减轻了学业负担，但隐形压力依然存在。部分家长还热衷于让孩子参加各种家庭聚会，以教礼节为名，实则让孩子过早接触成人社交，不视其为独立个体，这种教育理念值得反思。

### （二）权威性的体现：包办式的人生规划

包办式人生规划指父母为孩子安排终身计划，尽管父母爱子心切，但这种规划往往成为孩子的枷锁。父母以权威压制孩子，尤其在青春期冲突加剧，导致矛盾激化。理想的情况是父母规划与孩子意愿一致，但这类情况极少见；多数情况下，父母的规划与孩子的想法不一致，导致孩子失去自主性，感到人生只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虽然父母出发点是基于爱，但这种方式往往令孩子感到不被理解。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他们需要亲自经历成长的挑战，而非由父母替他们规划人生。真正的成长来自孩子自己的探索，而不是被父母主导的路线图。

### （三）仁慈性的体现：愧疚式教育与苦难教育的交织

愧疚是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表明一个人的道德感在发挥作用。父母过于美化自己的牺牲，试图通过愧疚式教育让孩子珍惜现有生活，但这种方式往往适得其反，导致孩子产生自卑和怯懦，认为自己是父母不幸的根源。尤其是幼年儿童，在道德判断能力尚未成熟时，过度使用愧疚教育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当孩子表达压力和痛苦时，中国家长常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苦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教导孩子坚韧不拔。然而，这种教育方式往往忽视了孩子的真实感受，用成年人的视角进行道德批判，可能导致亲子关系的破裂。苦难教育对青少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以往“讲大道理”的方式在今天已显得效果有限。真正的苦难教育不应仅是灌输忍耐和吃苦，更应通过正确的方式帮助孩子认识生活的艰辛，而不是让他们陷入愧疚和自责。

## 四、新式家庭教育的呼唤和展望

### （一）纪律严明，首要以身作则

许多家长重视孩子习惯和品格的养成，但往往忽视了向孩子传达这些行为的意义。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出，如果任务仅仅是执行指令而不解释意义，这种活动便成了任性行为。许多家长希望孩子在学校学习后回家仍能继续学习，而不是只顾娱乐。然而，这种期望应建立在家庭氛围的培养上。如果父母下班回家后只是放松休息，却要求孩子勤奋学习，这种要求显然不切实际。家庭教育依赖环境熏陶，家长应以身作则，而不是以成人的标准要求孩子。孩子的天性是玩乐和散乱的，纪律性需要通过环境和教育逐步培养。

### （二）权威独断，必须由心出发

权威独断的人生安排虽出于父母的良苦用心，但往往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家长在制定计划时忽视了孩子的意愿，将他们视为未成熟的个体，不认为他们的意见值得倾听。这种单方面的决定容易引发问题。孩子的想法虽然天真，但应被尊重和纳入决策过程，而非父母一意孤行。孩子有权自己的人生，并且这些想法应与社会利益相协调。作为家长，应放低姿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这可能解开许多看似无解的问题。

父母应明白，孩子并不是他们生命的延续，不需要继承父母的意志。孩子借助父母来到这个世界，但不是为父母而来。“望子成龙”固然重要，但也需顾及孩子的内在渴求。人生如旷野，而非轨道。父母应发现孩子的特点和优势，帮助他们扬长避短，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分数。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个体成长，而非单纯的成功。只有通过真心交流，家长与孩子才能建立和谐美满的家庭氛围。

### （三）仁慈教育，呼唤教育机智

在愧疚式教育和苦难教育上，家长需要更深入的认知。

首先，愧疚式教育不应仅是让孩子感到愧疚，而应通过积极方式培养感恩和节俭。过度的负面愧疚感会使孩子胆怯懦弱，认为父母的辛苦是自己的责任。苦难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孩子理解苦难的价值，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吃苦而吃苦”。其次，家庭教育应灵活运用教育机智，找到适合自身家庭的平衡点，不应简单延续学校教育。优秀的家庭教育有其独特价值，是学校教育无法替代的。

教育机智包括施教方式、场所和内容。施教方式应贴近孩子的生活，在保持父母权威的同时，尽量与孩子成为朋友，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施教场所应选择私密环境，避免当众教育，以维护孩子的自尊。施教内容不应局限于学校的智育讨论，应全面涵盖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帮助孩子理解这些教育的真正内涵，而非仅关注其表面形式。

## 五、结语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在家长式领导的影响下，展现出明显的纪律性、权威性和仁慈性特征，然而这些特质在现代家庭教育中往往引发诸多问题。家长在教育过程中，需避免过度依赖传统经验和权威独断，反而应更多倾听孩子的声音，尊重其个性发展，并灵活运用教育机智。新时代的家庭教育应摒弃旧有的教育观念，培养和谐的亲子关系，助力孩子在健康、全面的环境中成长。这不仅是家庭教育的迫切需求，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任务。新式家庭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应在新时代的土壤中开花结果，为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

## 【参考文献】

- [1]陈致中,许俊仟.企业家式领导:三维度及其效能争论[J].现代管理科学,2014(03):33-35.
- [2]常涛,刘智强,景保峰.家长式领导与团队创造力:基于三元理论的新发现[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6,28(01):62-72.
- [3]范卿泽,谭钰纱,贾伟.立德树人视域下我国家庭教育的价值本真、现实隐忧及发展路向[J].中国电化教育,2023(08):68-75.
- [4]徐友龙,周佳松,凌雁.“中国式隔代抚育”现象论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9(10):95-99+159.
- [5]洪明.父教问题辨析——兼论家庭教育分工原理[J].中国青年研究,2023(04):30-35.
- [6]张婷婷,郑航.“懂事”——成长期待中的教育意蕴[J].教育科学研究,2020(05):78-83.
- [7]高德胜.论愧疚的道德教育意义[J].现代大学教育,2021,37(03):59-69+112-113.
- [8]徐方.逆境打垮弱者造就强者——面对苦难和挫折的人文教育[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10):32-34.

## 作者简介:

周之鹏(2000.07.17-),男,苗族,贵州黔东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